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第三回 御花園神風救駕 南郡府水遁藏身

詩曰： 兵戈不見老萊衣，歎息人間萬事非。

我已無家尋弟妹，君今何處覓庭闈。

黃牛峽靜灘聲轉，白馬江寒樹影稀。

此別應須各努力，故鄉猶恐未同歸。

卻說孤存殿下，辭別閔王，回轉東宮，終日念思母親，茶飯懶沾，夢魂顛倒，遂成了一個思親之病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鄒妃見閔王早朝升殿去了，心中暗想：「聞得東宮這狗子有病，不知是真還是假，何不將他喚進宮來，奈何他一頓也是好的。」叫宮人：「你到東宮，把殿下請來。」宮人領命，奔至東宮，傳娘娘懿旨：「請殿下進宮，解悶敘談。」小主聞言，呼一聲：「楊公公，鄒妃來請，不知何事，與我辭去為妙。」楊和道：「殿下病體已好，昭陽既然來請，自古道怪人雖在腹，相見也何妨，千歲加意小心，便去走走，有何妨礙。」

小主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隨即整衣冠帶，領宮人來至昭陽寢宮。龍鳳簾內，抬頭看見鄒妃坐在龍牀，不見了父王，心上著忙：「父王不在宮中，提防這賤人要緊。」沒奈何屈著心腸，戰戰兢兢，走至牀前，勉強堆下笑容，尊一聲：「王娘安好。」鄒妃道：「王兒身體好了麼，聞得你有病，是真是假？」小主道：「臣兒不過偶然間身上不安，何勞國母垂念。」鄒妃道：「既然無病，我今日煩悶，你陪我到萬花園遊玩，散散心懷何如？」小主不知鄒妃要誑到花園害他，只認是好意，滿口應承：「王娘要去，王兒奉陪。」鄒娘娘滿心歡喜，吩咐八名宮人，帶定了小主：「先到御花園，我隨後就到。」八名宮女帶定了小主，出離了昭陽，竟奔萬花園而來。東宮的人，跟著同行。

不多時進了花園門首，宮女開言道：「東宮眾位，不必跟隨，殿下有我等伺候。倘娘娘看見，迴避不及，反為不便。」小主道：「你等且在外伺候著罷，不必進園了。」眾宮人答應一聲，俱在園門外等候。那八名宮女跟著小主進了花園，只見萬紫千紅，芬芳鬥豔，觀之不足，愛之有餘，正在賞玩間，只見一宮女近前，口稱千歲：「東邊園中花木更盛，我們何不過去遊玩。」小主聞言，又進了一重花園，緩緩徐行，各處遊玩。

那八名宮女隨後跟來，卻不見小主，只見鄒娘娘到來就問：「殿下往那裡去了？」宮人見娘娘到來，吃了一驚，一齊撩下花朵說道：「奴婢在此摘花，殿下在前玩耍，此時不知游那裡去了。」娘娘道：「討打的賤人，我叫你們跟著他，他去了還不知道。」內中有個宮女道：「方才看見他往御河橋玩耍去了，待奴婢去找來。」娘娘說道：「你們也退後，待我去找他便了。」言罷，轉移蓮步，找尋殿下。

卻說殿下，伏著石欄杆觀看景致，只見綠水波波，鴛鴦對對，兩岸桃花燦爛，千條楊柳垂絲。對景怡情，心中開爽。忽然感觸，不覺兩淚交流，想起去年，曾與國母遊玩，母子雙雙耍樂，今日人亡物在，風景依然：「我那生母往何處去了。」思想起來，由不得兩淚傾盆，指著昭陽大罵：「我母與你有何深仇，狠心挑唆。縱我母慘死絞宮，有日龍歸滄海，那時大報冤仇，把鄒狗賤婢千刀萬剮，也泄不得我恨。必要將他來點天燈，祭奠我母靈魂，方消此恨。」小主正然流淚毒罵，不知那鄒妃早已來至橋邊，花墩之後，隱身止步，句句聽得明白，心中大怒：「好狗子，倒不知你人小心大，朝廷為我害他母親，留下這狗子，日後長大成人，必有後患。自古道斬草除根。」

那鄒妃即時顯露身軀，向石橋一聲大喝：「好狗子冤家，你在此辱罵那個。」殿下回頭見了鄒妃，嚇得魂膽皆驚道：「臣兒沒有毀罵那個，國母莫非錯聽了。」娘娘大怒道：「好狗子，明明聽見的罵我鄒妃長，鄒妃短，殺剛點入油燭，都是你說的，還敢強辯麼。」一伸手，把小主扯下橋來，叫「宮女們，快拿繩來，把這狗子綁了。」眾宮女答應，把小主捉住，又無繩索，只好把褲腿帶解下來，把小主縛綁在花園之內。只嚇得小主魂驚千里，雙膝跪下，告稟：「國母娘娘，臣兒年幼無知，爛言亂道，懇乞寬恕。從今以後，再不敢了。」鄒妃大喝道：「你要把我點入油燭，與那去世的狗賤祭奠，我怎肯饒你。」說著撩衣起來拿劍，卻未曾帶得來，吩咐宮女：「快與我進宮取劍來。」那宮女起步要走，鄒妃道：「且站住。」低頭思想：「倘或聖駕回了昭陽，問將起來。宮人答應差了，倒是弄巧反成拙。」想罷，吩咐：「你們看住這狗子，我親自去取罷。」

不言鄒妃回宮取劍，且說亞父在銀安殿坐下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不覺大驚，暗罵一聲：「鄒妃，你既害了昭陽，如何又害太子，我今不救，更有誰救。」叫一聲「開國侯袁達，快將我的腳力牽來。」袁達答應一聲，忙將青牛牽上大殿來。亞父道：「你們各散出儀門，看守王府，止留袁達、李牧。」亞父即上坐騎，念動咒語真言，足下騰空而起，早到萬花園。往下一看，只見殿下背綁牢拴，萬花園之內宮娥采女重重圍住。暗想：「眾宮人在此看守，我怎能下得手。」又遠遠望見鄒妃手提著明晃晃的寶劍，進了萬花園。心中著急：「不好了，再遲一刻，殿下的性命就難保了。」亞父仙術無窮，用手往西北干天一指：「那風還不快來，待等何時。」風婆婆不敢怠慢，謹遵法旨，抖開風口袋，連刮三陣。只聽得呼呼連響，風沙走石，吹得眾宮女個個站立不住，東倒西歪，沙塵迷眼，都跑到牡丹亭太湖石底下避風去了。亞父見眾宮女散去，即落下雲頭，下了青牛，來至小主跟前，雙膝跪下：「臣孫贖救駕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殿下睜開雙眼觀看，不見了眾宮女，只見一個白面長鬚的人跪在跟前，忙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亞父道：「臣是亞父孫贖。」小主聽見孫贖，想了一想：「是了，我在東宮曾聽見宮人說，朝中有個大羅天仙，亞父孫贖，想必就是他了。」這殿下大喜，如拾鬥大明珠落在掌中，尊一聲「亞父先生，快些救我。」亞父道：「龍意萬安。」即時念動真言咒語，吹口仙氣，登時繩索斷了。小主得鬆，兩手連忙拉住孫贖的袍服，說道：「煩亞父快些扶我上牛，逃命要緊。」

亞父隨即伸手將小主扶上牛背，自己也飛身而上，將小主抱在懷中，駕起五色祥雲，出離萬花園而去。那鄒妃手提寶劍，才進園門，忽然被一陣大風刮得二目難開，也在花亭躲避。不一時風息雲散，眾宮女才敢出來。這一個說好風，那一個說牛叫，眾人正然談論，有個宮女急忙忙跑過來說道：「眾位姐姐，不好了，不見殿下了。」眾宮女只嚇得目瞪口呆，往前飛跑。眾目齊觀，果然不見了，只有幾條褲帶，七斷八裂，丟在地下。眾宮人十分驚疑，有個說「被風吹去。」有一個道「被牛精駝去。」眾宮人紛紛議論，忽見鄒娘娘走到跟前，也刮得灰塵滿面，提著明晃晃的寶劍，叫一聲「眾宮人把這狗子拿來，等我親手殺他。」眾宮女跪下：「啟娘娘，不好了，方才大風連刮三陣，牛叫三聲，就不見殿下了。現有綁他的帶子，寸寸皆斷落在地，不敢不報，乞娘娘定奪。」鄒妃聞言大怒道：「怎麼一個人卻被風刮得去，明明是你奴才放的，故把巧言搪塞於我。你們不說實話，一個個斬首。」眾宮女苦苦哀求道：「奴婢怎敢欺瞞娘娘，就是吃了豹心熊膽，也不敢放走殿下，實實是一陣大風，只聽得一聲牛叫，就不見殿下。」鄒妃暗想道：「果然那陣風委實來得利害，曾聞我家太師說，朝中有個騎牛的叫孫贖，他的神通奧妙，未卜先知，或者是他救了這狗子亦未可定。料想那班宮女，沒有這般大膽，放走這冤家。」娘娘把氣就平了，將劍丟在地下：「且寄你們的頭在頸上，跟我回宮，若見了主上，都要一口同詞，說是風大牛叫，刮去殿下了。」眾宮女道：「原是有牛叫的。」娘娘計議停當，率領眾人回昭陽，進了寢宮，內侍奏道：「娘娘，聖上早已回到後宮了。」鄒妃走到牀前，目視閔王，正然睡熟，鄒妃不收驚動，拉一把鬧龍交椅，挨在龍牀坐下。

且說閔王寢熟，夢中忽聽得腳響，猛然驚醒，伸伸展，睜眼一看，看見是鄒妃。爬將起來，坐下說道：「愛妃同王兒母子二人遊玩去來？」鄒妃道：「臣妾悶倦，請殿下去觀花是實。」閔王道：「甚好，我王兒無母，無人憐愛，得愛妃照顧他，孤也感激了。」娘娘聞言，低頭不語，內侍將宴擺下，君妃同飲。酒過三巡，鄒妃斟上一杯，躬身奉敬。閔王接酒，一飲而乾。又斟上一杯獻上，閔王停杯不飲，說道：「愛妃為何連動兩杯？」鄒妃跪下啟奏：「小妃有事求恩。」閔王道：「你有甚說話？」娘娘跪爬半

步，口尊「聖主，剛才臣妾同殿下到花園觀花，母子進了園門，正然賞花，忽然一陣神風，風內牛叫三聲，就把殿下刮得無影無蹤。」閔王聞言，嚇得面目更色，不覺衝衝大怒，太陽火高三尺，跳出席前，手提寶劍，拿住鄒妃青絲大罵：「賤人，孤待你不薄，將髮妻賜死，將你位正昭昭，為何心尚不足，還要暗害王兒，情理難容，應該一刀兩段。」眾宮人一齊跪下奏道：「主公且息雷霆之怒，此事與娘娘無乾，方才奴婢等都在御花園，果然一陣神風，三聲牛叫，就不見了殿下。此情是實。」閔王怒道：「你這班奴才，果然聽見是真麼？」眾宮女叩頭道：「奴婢焉敢說謊。」閔王一鬆手，把劍丟在地上，口稱：「王妃，孤錯怪你了。孤想來，我朝中有個騎牛的臣子，或者是他弄玄虛，也未可定。宮人取文房四寶過來，孤當請國舅進宮議事。」寫旨已畢，宮官捧定，前往國舅府中。鄒剛聞言，忙開中門迎接，宮官宣旨已畢，回宮。國舅隨即入朝，至午門下馬，跟著宮官進昭陽見駕。鄒剛辦伏，山呼朝參。閔王傳旨，平身賜坐，對鄒剛說道：「皇宮內院有了異事。」鄒剛答道：「吾主有何界事？」閔王就說：「娘娘與殿下至花園，忽一陣神風三聲牛叫就不見了殿下。孤想，騎牛只有南郡王亞父，或者是他弄甚麼玄虛，也來可知。有煩國舅，領孤的旨意，到南郡王府中，找我王兒有無，即來繳旨。」鄒剛領旨出朝，帶了五百家丁，竟望南郡王府而來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亞父，在花園中救了小主，藏在府中，原有未卜先知之術，那日笑對小主說：「今日有國舅奉旨而來我府中，找尋千歲。」小主聞言大驚，口尊：「亞父著我躲藏那裡，免被他尋見方好。」亞父道：「千歲放心，自有藏處。」叫聲：「袁達，你把千歲領到廚房裡去。」小主道：「廚房叫我那處藏身？」亞父笑道：「廚房與我滿注青泉，請千歲靠住缸邊，自然他看不出來。」小主搖頭道：「水缸邊站著，難道國舅就不看見麼？」亞父道：「自有妙法將千歲御體掩住，殿下放心。」

不言南郡王府準備，且說鄒剛，領家丁到了南郡王府，命人通報。亞父吩咐打開正門，一步步拜將出來，把聖旨接進銀安殿，拜旨已畢，一轉身與國舅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。亞父開言說道：「國舅領旨到我府中，有何事幹？」鄒剛道：「非為別事，只因東宮殿下，在御花園遊玩，忽然一陣神風，牛叫三聲就不見殿下了。想是亞父聖進入花園，將牛馱殿下出禁地來否？」亞父滿面陪笑道：「莫說是殿下，只是娘娘在御花園，我也不敢擅進，況且龍子龍孫，誰敢抵盜。」國舅道：「既然沒有，這是奉旨而來，必須搜尋一番，方能繳旨。」亞父道：「任憑搜檢。」國舅道：「如此得罪了。」傳令五百甲士，分兵東廊七十名，西廊七十名，餘下六十名隨我到中堂，其餘三百名，搜前後府門重重圍住。國舅率領家將，在南郡王府中搜過，並無殿下。搜到廚房，國舅便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」亞父道：「這是廚房。」國舅道：「就是廚房也要搜看一番。」言罷，邁步進去，嚇得殿下魂不附體，暗想：「亞父有始無終，既然在花園救我，而今為何送到國舅之手。」小主在缸邊，戰戰兢兢站著，那曉得仙家妙用。國舅走到廚房，在水缸邊行過，看不見殿下。吩咐家丁，將廚櫃內外上下看過，並柴堆草房搜得翻江倒海，並不見殿下蹤影。自覺惶愧，率領家丁上殿坐下。亞父道：「都查過了麼？」國舅道：「果然沒有，多得罪了。」亞父道：「哪裡話來，我孫臏從不撒謊的。」

國舅辭別起身，亞父送出府門，回至殿中，吩咐將前後門都閉了，著袁達請千歲上殿。小主見了亞父，搶行幾步，伸手拉住袍服，說道：「險些嚇殺我了，虧了國舅兩眼雙瞎，看不見我，若被他看見，我孤存性命難保矣。」亞父道：「說甚麼國舅眼瞎，這是臣的五遁妙用，將水把御體隱住，那怕他渾身是眼，也看不見千歲。快擺酒上來，與千歲壓驚。」